

区域动态（撒哈拉以南非洲）

目录

专题聚焦	2
各国动态	15
西非	15
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圣普）	15
刚果	15
肯尼亚	16
坦桑尼亚	16
南非	17

专题聚焦

后冷战时代美国对东非政策的在地化问题

本期专题聚焦于美国对非政策与东非国家政治社会需求之间的张力。“在地化”（Localization）指的是外部因素在特定地区引发的社会变动以及调整，是地区对全球化作出的回应。本文将关注后冷战时代美国如何在新的历史背景下在东非国家推行对外政策，并着重分析这些政策在索马里、坦桑尼亚产生的影响，前者代表了后冷战时期美国对非洲军事干预的典型，后者则展现了美国以经济全球化为目标的农业发展援助政策的利与弊。

一、后冷战时代美国政府的对非政策

1991 年，冷战的“铁幕”以苏联的解体而拉下帷幕。1993 年，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成为第 42 任美国总统。带着冷战胜利者的喜悦与骄傲，彼时的美国正充满雄心壮志地准备领导不再有竞争者的“自由世界”，“一超多强”的世界格局逐渐成型。冷战的结束意味着美国可以削减军事干预的支出，也不必继续在第三世界争夺“代理人”。美国需要新的对外政策，而作为在这样一个历史交界时期上台的政府，克林顿及其政府幕僚们将眼光转向了那些更长远的目标，如推进全球人权、促进政治民主化，以及实现全球范围内的自由贸易。

反观非洲，自冷战以来，非洲一直以来都是大国扩大影响力的重要角逐场之一。冷战时期西方阵营对非洲的干预/援助有两个特点，首先是从目的来看，干预主要是为了争取将非洲国家拉入自己的阵营，避免其倒向苏联阵营，这种以地缘政治为主导的考量的结果就是，非洲国家可以在美苏争霸的中间地带获得更多“筹码”，西方阵营难以对非洲国家的民主化改革进程真正进行施压。其次，从方式上来看，冷战时期西方阵营的干预以经济、军事、教育等援助的形式展开。地缘政治的目的和有条件的政治经济援助的手段结合起来，导致了有时不同阵营扶植的代理人之间会爆发冲突，如 1960 至 1965 年间的刚果冲突、1961 至 1975 年间的安哥拉独立战争等，这些冲突事件都体现了冷战时期的国际干预对非洲国家本土政治进程的影响。

后冷战时代，在单极格局为主导的国际秩序下，美国对非洲国家的对外政策发生了变化。在这一时期，自由市场全球化和民主化改革成为了美国对非政策的重点，克林顿政府希望非洲国家成为共同的合作伙伴，而非政治盟友。而需要注意的是，对于非洲国家而言，冷战的结束不仅仅意味着国际环境的剧变，也伴生着本土政治历史的重要转折：一方面，非洲国家需要厘清冷战时期代理人战争遗留的历史影响——失去了两极的庇护，一些政权会在短期内面临内政不稳的局面；另一方面，全球化浪潮也为非洲国家带来了新的挑战与要求。在这样的背景下，非洲国家本土的需求同克林顿政府的对非政策之间既存在合作的空间，同时也存在一种不对称的权力关系，即以自我服务为本质的对非政策在非洲国家面临的“在地化”难题。



（比尔·克林顿第一次就职演讲，图源新浪网，<https://news.sina.com.cn/2009/0120/195.html>，
查询时间：2025 年 1 月 26 日）

为具体分析“在地化”的张力，本文选取了克林顿政府对索马里战争的军事介入，以及在坦桑尼亚推进农业市场化改革的历史案例进行论证。前者是后冷战时期美国对外军事干预的转折性事件，后者则体现了经济全球化进程对非洲国家经济发展的双重作用。爆发于 1991 年的索马里内战是冷战大国博弈导致局部动荡的典型事件，而克林顿政府的军事干预更是导致在摩加迪沙发生了“黑鹰坠落”事件，这一事件改变了克林顿政府对于军事干预的态度。对索马里内战的干预是克林顿政府试图扶植中央政府的意图同索马里本土地方主义盛行的族群政治之间水土不服的明证，同时也挑战了军事干预的合法性基础。不同于索马里，自冷战以来，美国对坦桑尼亚的介入主要以经济援助为主。而作为撒哈拉以南非洲少有的能够农业生产自给自足的国家，坦桑尼亚拥有非洲第四大可耕地面积，农业一直以来都是坦桑尼亚的支柱产业。对于坦桑尼亚而言，后冷战时期克林顿政府的援助就包括推动坦桑尼亚实现农业市场化，以实现经济全球化的长远愿景。在这对关系中，美国与坦桑尼亚之间的合作即有共赢的一面，同时也有加剧本土社会矛盾的一面，同样也体现了张力。

通过从政治经济角度分析美国对非政策的实际影响，本文希望达成两个目的：第一，以欧美为代表的西方价值观念与发展范式在第三世界水土不服的“在地化”问题已经在学界引发了许多讨论，而本文希望能够通过补充东非国家的案例，丰富现有的讨论。第二，冷战的结束与自由市场全球化对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产生的制度和经济冲击是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克林顿政府对非政策的前提就是两极格局的瓦解与全球一体化的兴起，从历史的角度看

待这段冲击与变革交织的时期，可以为理解后冷战时代撒哈拉以南非洲乃至第三世界国家的境遇提供一些参考。

二、直接军事干预：索马里内战与摩加迪沙战役

从历史上来看，索马里地区的政治版图不同于当今的索马里共和国，它由不同的政治势力所划分。1885 年的柏林会议为索马里地区的划分提供了基础，但实际的殖民控制和现代索马里的国家边界是后来通过具体占领和条约谈判形成的。柏林会议后，索马里地区被划分为英属索马里保护地（British Somaliland Protectorate）、意属索马里（Italian Somaliland）和法属索马里（French Somaliland），除此之外，在埃塞俄比亚的奥加登地区（Ogaden）和肯尼亚东北部地区也有索马里人聚居生活的地方。

英属索马里保护地主要位于索马里北部，即当今的索马里兰地区（Somaliland）。自 1880 年代开始，为保护英国在亚丁湾（Gulf of Aden）的航运线路，英国在该地区建立了保护地。意属索马里主要包括今天索马里的中部和南部地区，意大利在 19 世纪末通过条约和军事控制获得该地区的控制权，主要服务于农业开发和进行殖民统治。法属索马里主要包括塔朱拉湾（Gulf of Tadjoura，位于红海入口）地区。此外，在埃塞俄比亚控制的地区，19 世纪末，埃塞俄比亚皇帝孟尼利克二世（Menelik II）通过军事扩张和外交谈判实现了对索马里西部部分地区和奥加登地区的控制。

1960 年，英属索马里保护地在 6 月 26 日实现了独立，同年 7 月 1 日，意属索马里独立，两者随即合并为索马里共和国（Somali Republic），随后在 1969 年，穆罕默德·西亚德·巴雷（Maxamed Siyaad Barre）发动政变成立了索马里民主共和国（Somali Democratic Republic）。法属索马里和奥加登地区未归入现代索马里版图，前者在 1977 年独立成为了吉布提共和国（République de Djibouti），后者则仍归属于埃塞俄比亚。

和许多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类似，复杂而分裂的殖民历史成为了索马里众多社会问题的根源之一。柏林会议的版图划分都以殖民国家自身地缘政治考量为主，缺乏对索马里传统部族和社会结构的考量，分裂的殖民版图划分之下难以形成统一的“索马里国家”概念，阻碍了独立后索马里地区形成统一的现代国家。而地方势力对不同地区的控制，也为独立后的边界冲突与不同部族（clan）之间的矛盾埋下了伏笔。

独立后，巴雷政权一方面试图建立一个领土完整的统一的索马里国家，他希望统一所有索马里人居住地区（Greater Somalia），包括吉布提、奥加登地区和肯尼亚东北部。另一方面，他不得不考量冷战的国际因素。在执政初期，巴雷政权选择与苏联结盟，然而在 1977 年爆发的奥加登战争（The Ogaden War）中，巴雷政权希望能够通过入侵埃塞俄比亚收复奥加登地区，然而此举却遭到了苏联的反对，苏联随即停止了对巴雷政权的援助，转而对埃塞俄比亚进行军事援助。这场战争最终以索马里的惨败告终。与苏联的政治结盟破裂后，巴雷

政权也转向了美国阵营，在 1980 至 1988 年间，美国为索马里提供了大量军事和经济援助。

尽管美国的军事援助有助于巴雷政府稳定索马里的局面，然而这种结盟意在维持短期的稳定和安全，缺乏对国家建设和社会重建的长期投入。为了制衡苏联援助的埃塞俄比亚，以及守住红海及亚丁湾的重要战略位置，美国需要扶植巴雷政权并稳定索马里地区的内政，然而这种军事援助反过来加剧了巴雷政权的威权主义倾向。此外，奥加登战争的失利也进一步加剧了索马里内部的社会矛盾，支持泛索马里主义（Greater Somalia）的民族主义者持续提出对领土的诉求，并进而对巴雷政权提出质疑。他们在国家认同上产生了分歧，部分族群和地区希望追求独立或高度自治。基于复杂的殖民过往，索马里内部区域分裂，而外部的自上而下的干预无法满足不同地区势力的需求，也不能解决部族之间的冲突。随着巴雷政权越来越依靠暴力镇压以及对不同族群分而治之的方式稳定索马里的局势，它对美国援助的依赖程度也在提升。当冷战结束后，美国对索马里的兴趣开始减弱，巴雷政权失去了外部支持，很快在同年被推翻，此后索马里便陷入了长期无政府状态和内战。



（巴雷与齐奥塞斯库在莫斯科亲切握手，图源维基百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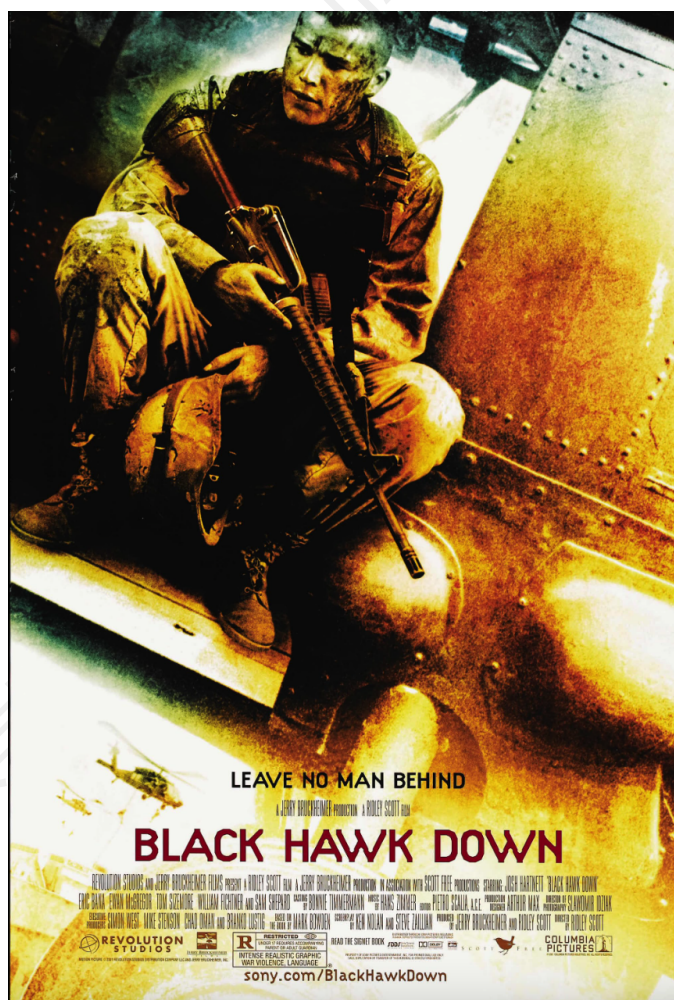
https://en.wikipedia.org/wiki/Siad_Barre，查询时间：2025 年 1 月 26 日）

在无政府状态下，各地军阀（Warlords）势力纷纷划地为王，首都摩加迪沙（Mogadishu）成为了军阀势力力争的战略目标。内战导致农业生产崩溃，交通运输网络中断，在 1991 年至 1992 年间大约有 30 万人因饥饿死亡。为了应对索马里动荡局势造成的人道主义危机，联合国在 1992 年开展了联合国索马里行动（United Nations Operation in Somalia I, UNOSOM I），主要内容是向受内战影响的地区运送粮食等物资。然而在军阀割据的索马里，粮食并没有被送到平民手中，反而成为了军阀争夺的对象。

穆罕默德·法拉赫·艾迪德（Mohamed Farrah Aidid）和他领导的索马里全国联盟（Somali National Alliance, SNA）控制着摩加迪沙南部，是重要的军阀势力之一。艾迪德拒绝联合国对索马里的介入，他认为这是一种新殖民主义（neo-colonialism）。他手下的民兵组织对联合国维和部队发动袭击，并通过掠夺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World Food Programme, WFP）的粮食援助来巩固自己对区域的控制，这使得联合国对援助物资难以顺利发放和分配。1993

年 6 月 5 日，为应对艾迪德的袭击以及减弱他在地区的影响力，联合国维和部队对艾迪德控制的一个无线电广播设施进行了搜查，然而行动人员在搜查过程中遭到了伏击，并造成了 24 名巴基斯坦士兵死亡的惨重结果。次日，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了第 837 号决议，谴责艾迪德的军事行动，认为他的敌对行为直接破坏了国际社会为恢复索马里和平和正常秩序所进行的努力，并授权秘书长采取必要措施，包括使用武力。

武力维和的重任由美国承担了起来。克林顿政府认为艾迪德和他领导的武装组织是地区维和任务的首要障碍，因此发动了哥特蛇行动（Operation Gothic Serpent），行动主要目标就是打击艾迪德势力，削弱索马里全国联盟的军事能力，并抓捕艾迪德的高级助手。这一行动成为了摩加迪沙战役的导火索。1993 年 8 月，美军特别任务部队（Task Force Ranger, TFR）在摩加迪沙完成了部署。10 月 3 日，美军发动快速突击行动，准备抓捕摩加迪沙奥林匹克饭店进行会面的两名艾迪德的高级中尉。然而，由于这场行动在白天进行，并且地点位于城市街区中，美军缺乏重型武器装备以及必要的战术协调，最终在惨重的损失和伤亡中完成任务并匆忙撤离。



（电影《黑鹰坠落》海报，图源 IMDb，

https://www.imdb.com/title/tt0265086/?ref=tt_mv_close，查询时间：2025 年 1 月 26

日）

这场战役的失利对克林顿政府未来的决策产生了重大影响。在美军撤离后，摩加迪沙民众将美军的尸体拖拽游街示众，这些画面在国际媒体上被传播，引发了美国公众和国会对干预索马里的质疑和反感。克林顿政府宣布，美军将在 1994 年 3 月前全面撤出索马里，放弃对索马里进行军事干预。这场战役的军事战略细节和失败原因，早已引发了许多讨论和研究，但同样重要的问题还有：为什么平民会参与巷战，将援助索马里的联合国和美军视为入侵者？为回答这个问题，需要重新审视国际力量和地方势力在索马里国家崩溃及重建中的双重作用。

地方军阀势力在索马里的危机中扮演了双重角色。在危机的早期（1990-92 年），军阀们从武装冲突以及内战引发的人道主义危机中获利，他们通过暴力手段控制人群，同时也在饥荒中抢夺粮食和其他救援物资，以作为其收入的来源。他们争夺重要的战略位置，并且发展成为地方势力。然而，从另一个层面来看，地方权威也因此代替了中央政府的角色，成为了实质控制索马里社会的力量。地方主义的盛行阻碍了统一国家的建设，但在本就分裂的后殖民社会中，传统和地方权威也成为了社会维持秩序的重要部分，在索马里兰、迪格尔-米里弗（Digil-Mirifle）以及邦特兰（Puntland）都产生了不同的区域治理模式。在此背景下，通过国际力量的介入在索马里构建统一的索马里国家，是缺乏根基的。当联合国部队为了维持和平造成平民伤亡时，民众也将对他们失去信任，并将他们视为新的侵略者和干预索马里内政的反面角色。

基于此，美军的行动也体现了双重作用。尽管克林顿政府希望通过解决索马里人道主义危机来提升美国的影响力，推进全球范围内的政治民主化和保护人权，但索马里问题本身太过复杂，在缺乏对索马里社会政治状况的了解的情况下，武断的暴力干预并不能解决问题。在国家支离破碎的背景下，即使艾迪德被成功抓捕，也会有新的地方强人接手。克林顿政府的政治愿景是一份单一的、自上而下的国家建设方案，它忽视了非国家机制在社会稳定中扮演的作用。外部干预需要理解并适应地方社会的复杂性，反之外部干预可能会加剧地方本就不平衡的社会问题。

在索马里问题上，克林顿政府的干预在“在地化”的过程中体现出了多重矛盾和张力。首先是在目的与手段上，美军介入的前提是保护联合国的救济物资发放，进行人道主义救援，然而军事化的干预方式和平民的伤亡反而激化了和军阀的矛盾。其次，克林顿政府的干预政策倾向于削弱地方势力，试图建立一个自上而下的国家体系，但忽视了地方权威在索马里社会中的作用。美国曾尝试过通过和艾迪德等势力和谈，推进军阀之间的和解来解决问题，但收效甚微，美国和军阀势力也难以达成信任和合作。最后，克林顿政府的干预既有促进人权、促进政治民主化的理想主义色彩，同时也有自我服务的现实主义政治考量。克林顿政府对索马里的干预更多是出于美国在红海与亚丁湾地区的战略考量，这注定了其干预的重点并非满足索马里的政治诉求。

殖民历史的遗留、盘根错节的地方军阀以及联合国介入的局限性，使得索马里问题错综复杂，难以彻底解决。美军在摩加迪沙战役的失败说明了，简单的军事行动无法治愈一个国家的深层社会创伤，也无法填补历史造成的军阀割据。玛丽亚·波恩（Maria Helena Brons）在《索马里的社会、安全、主权和国家：从无国家到无政府？》（*Society, Security, Sovereignty and the State in Somalia: From Statelessness to Statelessness?*）一书中提出，在索马里问题上，建立现代国家也许并不是唯一的方案，多元的地方参与的自下而上的社会治理方案也可以是答案，而国际干预需要从社会需求出发，采取灵活、包容和长期的策略，才能真正促进索马里的和平与发展。

三、发展援助：坦桑尼亚农业生产的历史经验

不同于索马里的政治动荡，坦桑尼亚作为东非和平完成从殖民统治到独立解放过渡的国家，其社会政治一直较为稳定，并且坐拥丰富的自然资源。从自然条件来看，坦桑尼亚包含坦噶尼喀（Tanganyika，坦桑尼亚在非洲大陆上的所有领土）和桑给巴尔（Zanzibar，坦桑尼亚东海岸的群岛部分）两个组成部分。它坐落于非洲东部，东临印度洋，东非大裂谷贯穿国家中部。多条河流流经坦桑尼亚，此外非洲最大的淡水湖维多利亚湖和坦噶尼喀湖等众多湖泊也坐落在坦桑尼亚境内，为其提供了丰富的淡水资源。多样的地形和丰富的水资源使得坦桑尼亚拥有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有助于发展农业——沿海地区的冲积土适合种植椰子、香蕉和水稻，内陆高地的火山土适宜种植咖啡和茶叶等经济作物。高原地区的草原则适宜发展畜牧业。

从历史的进程来看，在柏林会议后，坦桑尼亚成为了德国的海外殖民地，也就是德属东非（Deutsch-Ostafrika）的一部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战败的德国失去了全部海外殖民地，坦噶尼喀被英国接管，成为了英国的托管地，并在二战期间成为了重要的农业生产地。1954 年，朱利叶斯·尼雷尔（Julius Nyerere）建立了坦噶尼喀非洲民族联盟（Tanganyika African National Union, TANU），是非洲第一个非洲社会主义（African socialism）政党。1961 年，坦噶尼喀实现独立，次年修宪开始实施共和制，尼雷尔通过选举担任坦噶尼喀共和国的首任总统；1964 年，在尼雷尔等领导人的努力下，坦噶尼喀和桑给巴尔合并，成立了坦桑尼亚共和国。

为了应对独立后出现社会不公、精英主义和政局不稳的问题，1967 年，尼雷尔通过了《阿鲁沙宣言》（The Arusha Declaration），选择了一条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即“乌贾马”（Ujamaa）。乌贾马是一种传统非洲价值观和社会主义理念的结合体。尼雷尔认为没有一个不发达的国家能够承担资本主义的代价，只有非洲社会主义道路能够拯救非洲，而坦桑尼亚本地的村社组织也恰好能够实现氏族传统与社会共产的结合。尼雷尔希望通过“自力更生”和“社会正义”构建一个平等的社会，通过合作和集体劳动实现共同繁荣。

乌贾马政策的核心内容之一就是进行农业集体化，“乌贾马村”模式就是将分散的农民

集中到合作村。农业在坦桑尼亚一直以来都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农业生产占坦桑尼亚国内生产总值和出口总额的 60%，超过 80% 的人口从事农业，然而只有三分之一的可耕地得到了开发。尼雷尔的农业集中化发展的政策在实施早起的确获得了比较好的成果，在 1970 年代中期之前，坦桑尼亚经济实现了快速发展（年均经济增长率 4.7%）。



（乌贾马农业实践，图源 unitedrepublicoftanzania.com,

<https://unitedrepublicoftanzania.com/history-of-tanzania/mwalimu-julius-kambarage-nyerere/ujamaa-ideologies-practices-villages-and-more/>，查询时间：2025 年 1 月 26 日）

然而好景并没有长久，由于对农业和工业的投入不足以及国有企业效率低下，以及受到区域冲突和石油危机的影响，到 1980 年代，坦桑尼亚的经济形势开始急剧下滑。问题接连而来：基础设施缺乏维护，公共服务过度扩张，政府财政赤字不断增加，导致出现了商品短缺和全国性的经济困难，坦桑尼亚的经济接近崩溃。为了应对危机，坦桑尼亚不得不选择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的援助，并逐步放弃社会主义经济政策。1986 年，阿里·哈桑·姆维尼（Ali Hassan Mwinyi）当选为坦桑尼亚第二任总统，对坦桑尼亚进行了经济改革，放弃对价格、利率和汇率的控制，取消国有企业的垄断地位。市场化改革收获了一定成效：从 1986 年至 1994 年，农业的实际增长率从之前的年均 2% 加速至 5%，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实际增长率从 1.1% 提升至 4%。

可以说，早在冷战结束之前，坦桑尼亚就早已经历过农业集体化生产的局限性，而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推动的农业自由化改革（Agricultural Liberalisation）的目标就是将国家从社会主义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内容包括消除国家对农产品价格和市场的控制、鼓励私营部门参与农作物和农资的生产和销售，以及减少国家干预以提升市场效率。

到 1990 年代，坦桑尼亚农业自由化改革契合了克林顿政府推行的自由贸易全球化的目标。低生产率、基础设施薄弱以及缺乏统一的全国市场等问题被认为是阻碍坦桑尼亚农业市场化的关键因素。为应对这些问题，克林顿政府推出了许多项干预措施。首先是通过美国国

际开发署（United States 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USAID）对坦桑尼亚制定了一套新的战略援助计划。在美国国际开发署 1996 年公布的在坦桑尼亚的战略报告中，提出将通过加强私有化、减少政府控制，以及建立支持市场经济的法律和监管环境等举措促进坦桑尼亚的经济发展。

就农业而言，这一时期的援助内容包括完善基础设施、为小农提供资金援助、通过非政府组织（NGO）进行合作，以及融入全球贸易体系。就基础设施而言，坦桑尼亚作为东非国土面积比较大的国家，拥有丰富的耕地资源，但其开发程度却较低，1990 年代只有不到三分之一的耕地得到了开发。同时，交通运输的不便对无论是国内市场还是海外贸易的发展都构成了挑战。美国国际开发署参与了协助坦桑尼亚修建农村道路的项目，并与坦桑尼亚政府合作实施了多个农业技术推广项目，包括通过推广改良种子、化肥使用和灌溉技术。

从资金上来说，在早先的“乌贾马村”模式下，农民在合作村统一进行集体劳动，而姆维尼的市场化改革则允许个体农户回到原来的居住地进行耕种，希望将农业生产与市场挂钩。此举的确会激发个体农户的活力，但也有可能增加小农的脆弱性。为了应对个体农户拥有的资金和生产资料有限的问题，克林顿政府鼓励金融机构向小规模农户提供信贷支持，帮助他们购买现代化生产资料和设备，并且通过公私合营，支持农村储蓄和信贷合作社的发展。

最后，从促进市场经济全球化的目标来说，克林顿政府对经济全球化的构想与坦桑尼亚本国的社会经济进程目标一致，这为两国的合作创造了充足的空间。美国国际开发署在总结坦桑尼亚发展现状时曾直言：坦桑尼亚非常适宜发展农业、旅游业与采掘业，尽管自 1986 年以来已经进行了经济自由化与全球化改革，但这些改革还需要更进一步。因此，美国国际开发署在坦桑尼亚的目标就是帮助完成经济转型，让私人经济发挥更大的作用，并且发展集约的、可持续的农业生产。在克林顿政府的支持下，坦桑尼亚于 1995 年成为世界贸易组织（WTO）的创始成员国，通过降低关税壁垒和提供出口优惠，坦桑尼亚的咖啡、茶叶和腰果等主要农产品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得到提升。



（坦桑尼亚的咖啡生产，图源 <https://www.helenacoffee.vn>,

<https://www.helenacoffee.vn/tanzania-coffee-coffee-production-in-tanzania/>，查询

时间：2025 年 2 月 6 日）

然而，农业经济自由化的目标真的实现了吗？有学者认为，坦桑尼亚的农业自由化改革并没有达到坦桑尼亚政府官方以及国际捐助者们声称的程度。事实上，外援并没有与坦桑尼亚本地农户的需求实现有效匹配，捐助的资金主要流向了本地的利益集团，而分散生产的个体小农很难获得充足的资金支持。市场化的确释放了经济活力，曾经难以的物品如今可以通过市场流通，但同样也容易引发市场失灵。如坦桑尼亚取消了对化肥的补贴，私人部门掌管了化肥并提高了价格，过高的化肥价格使得农户减少了使用化肥，并进而降低了农业产值。

此外，开放的国际市场为坦桑尼亚带来了机遇还是挑战？对于农业部门而言，首先，全球商品市场存在结构性的不平衡，坦桑尼亚以初级商品（如农产品、矿产、原材料）为主要出口品，这些商品在全球价值链中附加值较低，而外国援助也并未对产业链升级产生正面影响。其次，对于国际市场而言，市场化意味着价格波动较大，生产的风险被转移到了小农身上；对于坦桑尼亚国内而言，对国际援助的依赖使得本地农户生产缺乏自主性，而本地利益集团与政府部门掌握了大部分资金和技术，也使得援助与实际农业生产之间产生了脱节。

综上所述，在坦桑尼亚的历史经验表明，在从乌贾马政策下的集体化农业到农业自由化改革过程中，后冷战时期克林顿政府的发展援助在一定程度上帮助坦桑尼亚实现了目标，但由于复杂的社会历史因素，这些援助项目也连带在坦桑尼亚的土壤里出现了副作用。金融支持、技术援助以及贸易协定的确挽救了一度濒临崩溃的农业生产，但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构想也加剧了结构性的不平等。在国际体系中，坦桑尼亚难以突破出口初级农产品的命运，在坦桑尼亚内部，则加剧了小农经济的脆弱性。

四、结语

冷战结束后，美国不再将争夺盟友作为对非政策的主要目标，而可以对全球事务进行展望与干预。克林顿政府对世界事务主要围绕实现政治民主化以及推动贸易全球化的目标展开。在东非，美国的干预与援助产生了一系列社会结果，与东非国家的历史社会问题相交织，这种外来的构想在适应东非国家现实境遇时遭遇了阻碍，产生了水土不服，也就是“在地化”的困境。在索马里，冷战和殖民主义造成的社会分裂难以弥合，而美国希望通过军事干预达到的自上而下建立中央政权的构想遭遇了惨败。在坦桑尼亚，冷战末期进行的农业自由化改革同克林顿时期经济全球化的援助目标相契合，但自由的农业市场并没有在新自由主义的指引下出现，反而导致了援助分配不均、小农经济的脆弱等社会问题。这二者的历史经验充分说明了克林顿时期美国所推崇的全球化、民主化的对非政策在忽视非洲国家具体社会历史的背景下，产生了自相矛盾的一面。

资料来源

1. Crocker, Chester A. "The Lessons of Somalia-Not Everything Went Wrong." Foreign Aff. 74 (1995): 2,
https://heinonline.org/HOL/Page?handle=hein.journals/fora74&div=41&g_sent=1&casa_token=szVCyRxxoYsAAAAA:5y6NTWBCLIfnur0RfTwZjKkUns1Db5QW-BX1zR5uh56B8ka6sbNvUPpzK0nPtsDhP57XmB0q&collection=journals
2. Clark, Jeffrey. "Debaacle in Somalia." Foreign Aff. 72 (1992): 109,
https://heinonline.org/HOL/Page?handle=hein.journals/fora72&div=13&g_sent=1&casa_token=rqKdfmiQUccAAAAA:MfxUyYsFCpcJ8CE41O59cMj-mwLWa6lXxp6gkENYWrCyJbsxVvRQdwc8cSx6lsgB8e3ac8dI&collection=journals
3. Venugopalan, Harish. "Somalia: A Failed State." Observer Research Foundation, Issue Brief 170 (2017), <https://www.orfonline.org/public/uploads/posts/pdf/20230607124036.pdf>
4. Brons, Maria H. "Society, security, sovereignty and the state in Somalia." From Statelessness to Statelessness 2001 (2001),
<https://pure.rug.nl/ws/portalfiles/portal/14649411/M.H.Brons.PDF>
5. Lewis, Ioan Myrddin, et al. Understanding Somalia and Somaliland: culture, history, societ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8.
6. Schmidt, Stephan, Wakuru Magigi, and Boniphace Godfrey. "The organization of urban agriculture: Farmer associations and urbanization in Tanzania." Cities 42 (2015): 153-159,,
<https://pdf.sciencedirectassets.com/271784/1-s2.0-S0264275114X00090/1-s2.0-S0264275114000882/main.pdf>
7. NGIDO, Mary. Assessment of the Role of Ngos in Promoting Sustainable Agriculture Development in Tanzania. Diss. IAA, 2023,
<http://repository.iaa.ac.tz:8080/xmlui/bitstream/handle/123456789/2679/NGIDO%2C%20Mary.E.pdf?sequence=1&isAllowed=y>
8. Schmidt, Elizabeth. Foreign intervention in Africa: From the cold war to the war on terror. No. 7.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3,
<https://dlwqtxts1xzle7.cloudfront.net/79366059/aaa540ef8a36a3abb5a71a88f15688089c42-1ibre.pdf>
9. Dunning, Thad. "Conditioning the effects of aid: Cold War politics, donor credibility, and democracy in Africa."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58.2 (2004): 409-423,
https://heinonline.org/HOL/Page?handle=hein.journals/intorgz58&div=19&g_sent=1&casa_token=5WVc4eEN0u4AAAAA:7C68vHv8RytgP9IKLCNiQZShcTA-g8jTZZCT2JBBZpbOZ

[pg-KG2D5TQTY1nAup84zcGGA12V&collection=journals](https://www.jhu.edu/pub/1/article/30529/pdf)

10. Khadiagala, Gilbert M. "The United States and Africa: Beyond the Clinton Administration." SAIS Review 21.1 (2001): 259-273, <https://muse.jhu.edu/pub/1/article/30529/pdf>
11. Clark, John F. "The Clinton administration and Africa: White House involvement and the foreign affairs bureaucracies." African Issues 26.2 (1998): 8-13, <https://www.jstor.org/stable/pdf/1166821.pdf>
12. Rosenblum, Peter. "Irrational Exuberance: The Clinton Administration in Africa." Current History 101.655 (2002): 195-202, https://www.researchgate.net/profile/Peter-Rosenblum/publication/297427249_Irrational_Exuberance_The_Clinton_Administration_in_Africa/links/5ecd315092851c9c5e5bd254/Irrational-Exuberance-The-Clinton-Administration-in-Africa.pdf
13. Roque, Paula Cristina. "The battle for Mogadishu: revealing Somalia's fluid loyalties and identities." African Security Studies 18.3 (2009): 74-79, https://dlwqtxts1xzle7.cloudfront.net/3434995/The_Battle_for_Mogadishu_Revealing_Somalia_Fluid_Loyalties_and_Identities-libre.pdf
14. Samatar, Abdi Ismail. "The miracle of Mogadishu." Review of African political economy 33.109 (2006): 581-587, <https://www.jstor.org/stable/pdf>
15. Dotson, Philip B. "The Successes and Failures of the Battle of Mogadishu and Its Effects on US Foreign Policy." Channels: Where Disciplines Meet 1.1 (2016): 3, <https://digitalcommons.cedarville.edu/cgi/viewcontent.cgi?article=1002&&context=channels&&sei-redir=1&referer=https%253A%252F%252Fscholar.google.com>
16. Issa, Faisal HH, and H. H. Faisal. The present and potential role of non-governmental organisations in agricultural and rural development in Tanzania. Diss. University of Bremen, 2004, http://repository.out.ac.tz/56/1/Dr._Faisal.pdf
17. Nord, Roger, et al. "Tanzania: the story of an African transition." (2009), <https://elischolar.library.yale.edu/cgi/viewcontent.cgi?article=11271&&context=ypfs-documents&&sei-redir=1&referer=https%253A%252F%252Fscholar.google.com>
18. Hyden, Goran, and Bo Karlstrom. "Structural adjustment as a policy process: The case of Tanzania." World Development 21.9 (1993): 1395-1404, https://dlwqtxts1xzle7.cloudfront.net/83425831/0305-750x_2893_2990120-x20220408-24294-1qj7jm-libre.pdf
19. Snook, Stephen L. "An agency under siege: USAID and its mission in Tanzania." Agencies in

- Foreign Aid: Comparing China, Sweden and the United States in Tanzania.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UK, 1999. 68-115,
https://d1wqtxts1xzle7.cloudfront.net/82965472/978-1-349-14982-7_4-libre.pdf?1648706095=&response-content-disposition=inline%3B+filename%3DAn_Agency_under_Siege_USAID_and_its_Miss.pdf
20. Tumusiime, Emmanuel, and Edmund Matotay. "Agriculture sustainability, inclusive growth, and development assistance: insights from Tanzania." *Journal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7.4 (2014): 181,
https://www.researchgate.net/publication/269805797_Agriculture_Sustainability_Inclusive_Growth_and_Development_Assistance_Insights_from_Tanzania
 21. Magesa, Mawazo M., Kisangiri Michael, and Jesuk Ko. "Access to agricultural market information by rural farmers in Tanzania." (2014),
http://41.59.85.213/bitstream/handle/20.500.12479/470/JA_CoCSE_2014.pdf?sequence=1&isAllowed=y
 22. Cooksey, Brian. "Marketing reform? The rise and fall of agricultural liberalisation in Tanzania." *Development Policy Review* 29 (2011): s57-s81,
https://onlinelibrary.wiley.com/doi/pdf/10.1111/j.1467-7679.2011.00520.x?casa_token=K4xHTgfTQVAAAAA%3A1amTWYsCXFEVYizd334ra815OYVd1VsMpEg0qiss3HpBaBFC9s9DGBqPLp6-fJ-nlmmGNWNq8iPg2A
 23. Hicks, Mr John F. "USAID MISSION TO TANZANIA." (1996),
https://pdf.usaid.gov/pdf_docs/PNABY478.pdf
 24. Chagalima, I. A., and I. J. Ismail. "Agriculture supply chain challenges and smallholder maize farmers' market participation decisions in Tanzania." *Tanzania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sciences* 21.1 (2022): 104-120,
<https://www.ajol.info/index.php/tjags/article/view/230303/217425>
 25. Friedman, Jonathan. "Being in the World: Globalization and Localization." (1990).
https://d1wqtxts1xzle7.cloudfront.net/38092566/Friedman_-_Being_in_the_World_-_Globalization_and_Localization-libre.pdf?1436044900=&response-content-disposition=inline%3B+filename%3DBeing_in_the_World_Globalization_and_Loc.pdf

各国动态

西非

【文体动态】西非城市成为冬季度假热门地点

“火热十二月”（Detty December）成为了西非国家尼日利亚和加纳每年 12 月至次年 1 月初的团聚和欢庆的时刻。尼日利亚最大城市拉各斯及加纳首都阿克拉等地的庆祝活动吸引了世界各地的游客和侨民，这些活动因其热情的海滩派对、充满感染力的音乐节和文化体验而闻名，成为了全球冬季派对的热门地点。起初，这些庆典活动是为了庆祝四散在外的尼日利亚、加纳人在冬季假期返乡，但近年来，尤其是在拉各斯这样的大城市，大量国际游客也慕名而来。这一节庆不仅促进了当地的文化传播，还推动了经济增长。通过音乐、舞蹈、美食和时尚，“火热十二月”展示了非洲文化的多样性和活力，同时也成为当地与国际交流的重要平台，为参与者带来了欢乐和深刻的文化体验。

——编译自 01 月 10 日 CNN News

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圣普）

【政治动态】圣普总统诺瓦签署总统令解散总理特罗瓦达领导的宪法政府

2025 年 1 月 6 日，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总统卡洛斯·维拉·诺瓦（Carlos Vila Nova）签署总统令，宣布解散由总理特罗瓦达（Patrice Émery Trovoada）领导的政府，并要求其所属的民主独立行动党（Independent Democratic Action, ADI）在 72 小时内提名新总理人选。诺瓦总统表示，特罗瓦达政府没有有效解决国家面临的挑战，因而决定解散政府。对此，特罗瓦达总理认为总统的决定违反宪法，并表示执政党已请求宪法法院对此进行裁定。随后，诺瓦总统于 1 月 12 日任命拉莫斯（Americo Ramos）为新总理，新政府于 1 月 12 日宣誓就职。

——编译自 01 月 15 日新华网

刚果

【政治动态】刚果军队和卢旺达支持的“M23 运动”武装士兵之间的冲突升级

2025 年 1 月 25 日，刚果民主共和国（DRC）东部地区的武装冲突升级，刚果军队和卢旺达支持的“M23”士兵之间的冲突导致 6 名联合国维和人员遇袭身亡。“M23 运动”（March 23 Movement）又称“3-23 运动”，起源于 2009 年 3 月 23 日签署的和平协议，该协议的目标是整合刚果（金）东部的卢旺达语族武装力量，但其实际效果并不佳。2012 年，“M23 运动”成立，主要成员为反对刚果政府的图西族人。2024 年以来，M23 的军事行动不断升级，其控制范围在前几年大幅扩大，切断了通往北基伍省首府戈马的道路，并占领了矿产资

源丰富的地区。尽管 2024 年 7 月 30 日，刚果（金）与卢旺达达成了一项新的停火协议，但未能阻止冲突升级。对于刚果东部地区的冲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António Guterres）深表震惊。他呼吁各方立即停止敌对行动，尊重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并停止对武装团体的支持。古特雷斯强调，联刚稳定团将继续履行保护平民的任务，并谴责任何针对联合国维和人员的袭击。

——编译自 01 月 23 日 联合国新闻

肯尼亚

【社会动态】肯尼亚探索将水葫芦转化为可利用资源

肯尼亚内罗毕西北部的奈瓦沙湖的纳瓦沙湖（Lake Naivasha）正遭受外来入侵植物水葫芦（*Eichhornia crassipes*）的严重威胁。水葫芦原产于南美洲，如今已成为全球最广泛传播的入侵物种之一。由于被水葫芦覆盖的水域会致使鱼类窒息，渔民被困，甚至威胁到周边的水电站和灌溉系统，因此水葫芦的泛滥每年会给全球经济带来超过 7 亿美元的损失。然而，肯尼亚一家名为 HyaPak 生态科技有限公司（HyaPak Ecotech Limited）的公司正在将这一生态威胁转化为新的机遇。该公司由约瑟夫·恩古西里（Joseph Nguthiru）创立，他曾在纳瓦沙湖目睹水葫芦问题后，决心解决这一问题。HyaPak 将干燥的水葫芦进行加工，制成一种可在数月内自然降解的生物塑料，替代传统塑料包装。这一举措不仅有助于控制水葫芦的蔓延，还为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提供了新的可能性。

——编译自 01 月 7 日 CNN News

坦桑尼亚

【社会动态】被走私的濒危陆龟返回坦桑尼亚

据国际刑警组织消息，1 月 24 日，116 只被走私的濒危陆龟从泰国返回坦桑尼亚，作为一起野生动物走私案的证据。这些陆龟于两年前在泰国曼谷素万那普机场被发现，当时藏匿于一名乌克兰女子的行李中。不幸的是，其中 98 只陆龟已死亡，原因尚未公布。目前，幸存的陆龟已移交给坦桑尼亚当局，用于协助刑事诉讼。此次被走私的陆龟包括煎饼陆龟（*Malacochersus tornieri*）等多个濒危或易危物种，这些物种均受《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Convention on International Trade in Endangered Species of Wild Fauna and Flora, CITES）保护。陆龟常被狩猎者非法捕获并作为异宠出售，是野生动物走私的主要目标。目前，幸存的陆龟正在接受隔离和专业照料，专家将评估它们是否能够重新被放归自然栖息地。此举凸显了国际社会打击野生动物走私的决心和合作力度。

——编译自 01 月 24 日 Africa news

南非

【政治动态】南非总统签署土地征收法案

南非总统西里尔·拉马福萨（Cyril Ramaphosa）近日签署了一项法案，允许国家在无需补偿的情况下征收土地，以希望能够解决长期以来的土地所有权不平等问题。然而，这一举措引发了众多争议。支持者认为，这项法案能够纠正土地资源分配不公的问题，尤其是南非黑人群体长期以来几乎没有土地所有权。然而，反对者则认为，这种强制征收不提供补偿的土地政策会对经济产生负面影响，农业部门可能会受到冲击，粮食生产可能下降，以及投资减少。为回应这些担忧，南非政府表示，将在实施过程中确保透明公平。他们承诺，土地征收将主要针对未被充分利用的土地，并优先用于提供公共服务，如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住房。政府还计划设立专门的监督机构，确保征收过程符合法律规定，防止滥用权力。尽管面临争议，但南非政府认为，这项法案是实现社会正义的重要步骤。

——编译自 01 月 24 日 BBC News

编译：张一湄

校对：撒哈拉以南非洲组